

在长白山上滑雪

邓伟志

从电视上欣赏了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让我想起自己在长白山上越野滑雪的经历。我连跑步都得不到名次的人,怎么可能会滑雪呢?

那是在1979年报上刊出在长白山天池中出现“怪兽”的照片。上海科技出版社请我和一位摄影记者一起去长白山调查。

我们是8月27日到长白山下的,当即向当地领导说明来意。他们说:“山上每年在8月30日是一定要下大雪的。28和29日有可能下雪,也有可能不下雪。”这让我俩大吃一惊:怎么会在暑天下雪呢?很巧,27日那天万里无云,体感温暖。明天会下雪吗?我们有怀疑,当地领导也觉得不像。于是我们决定28日上山。再说,28日不上山,29日上山就更冒险了。不上山,那就等于白来了。

28日一大早,当地用拖拉机把我俩送上半山腰,在护林人员住处过夜。当时,黑龙江滑雪队的一批人也住在这里。黑龙江气温比吉林低,干嘛要舍近求远跑到吉林来滑雪?滑雪队长说:长白山雪质好。啊呀!我从小生活在黄淮平原上的人,可以说是在雪窝里长大的,雪就是雪,从没想过雪还有质量高低问题。接着,队长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解了雪花的几种形状。让我大开眼界,也为自己视而不见、不求甚解感到惭愧。

一觉醒来,出乎意料的是大雪封门,寸步难行。再上上不得,想下山也下不得,因为拖拉机开回去了。俯仰大雪,滑雪队欢天喜地。我俩愁眉苦脸。不过有一点好处是,滑雪队主动邀我们一起用餐,饭菜比我们平常吃的饭菜要好得多。这还不算,我们付费,滑雪队不收。他们没义务管我们饭吃,也不愿向我们收费。可是,我们是因为不收出版社的报酬而来的,岂能可为!占滑雪队便宜而久留!我们要求下山。在看不见雪下深坑的险情下如何下山?队长见我们坚持要走,就说让队员送我们。如何送?队员在前,我们踩在滑雪板后边,双手扶着队员的双肩,练习几下以后,开始下山。

队员看我尚能适应,说:“你如此勇敢,咱俩走近路,跳下去你敢吗?”

我问:“怎么跳?”

他说:“你不能再扶肩膀,要死死搂着我的腰。”

我有点为难:“搂你腰,你还能滑吗?”

他果断回答:“没问题!”说着就往下滑。他一边大声叫喊“抱紧!抱紧!”一边就在空中翻了个身,不用说,我也不自觉地翻了个身。醒悟后,我深深敬佩队员高超的滑雪技术,做到了高山滑雪与花样滑冰相结合。

雪韵中华。这批队员想必已年过花甲了。我相信,他们的接班人一定会在北京冬奥会上大显身手,为国争光。一个城市办冬夏两季奥运会只有我们国家的首办得到啊!

如果说,在北京盛大举行的2022冬季奥运会属于世界各国运动员体育竞技的极好场所,那么,以冬奥会为主旨精心创作美术作品,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描绘中国与世界“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更是艺术家们胸中的共同心愿。

农历壬寅新春前夕,在央视上海总站、上海市文联、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共同发起的沪上艺术家“冰雪耀新春”活动现场,我用手中笔墨尽情挥洒,抒发心中对祖国的热爱,表达对新年的祝福,以及中国人民“我们和世界”向往和平的愿望。期间,除了与其他5位艺术家共同创作大幅中国画作品《虎迎新春》之外,我又单独用六尺整张宣纸,创作水墨国画《冰雪耀冬奥》,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是倾情表达自己对北京冬奥会的美好祝福与衷心期待。

我特别喜欢看户外滑雪,她是大自然与运动员完美融合,也是运动员挑战大自然的极限运动,超越自我的精神所在。故创作此画也正是我在创作中不断要超越自我。《冰雪耀冬奥》有祖国山水“旧

水中的滇红,狂放如野草,如彩云,如花灯戏千回百转、温柔蕴藉。

滇红,粗株大叶,色红味甘性暖,饮之春意融融。清早起来洒扫庭除,静坐片刻,拿瓷碗泡茶。青花碗里,一瓯茶水,深红浅红,淡淡的果香,从身体里滑过,像风吹过琴弦。

滇红是一年四季的口粮茶。四月,一盏滇红在手,似见澜沧江春水浩荡奔腾,山坡上、大树下,浓荫叠翠,繁英若锦,油菜花、樱花、牡丹、杜鹃,依次烂漫开放。饮滇红,春山暖日和风,小桥流水飞红。不知不觉中,一盏深红又伴我跨过梅雨,端午和长夏。

九月,蟋蟀仍在鸣叫,一抹鹅黄爬上翠叶,像进入中年的第一丝白发。“秋声来处无寻觅”,秋的笔锋如刀,凉意斑驳,落花吹尽。此时,茶汤金红,红叶浮沉,画出秋天里的春天。

滇红饱满耐泡,可饮十泡,说它平淡质朴,其味亦有微妙起伏:头泡醇,二泡甜,三泡甘,四五六泡稠厚,七八九泡淡而腴。那年在滇西看过花灯戏,载歌载舞,有唱有做。一个浓妆的旦角身姿柔曼如藤,水袖飘飞,秋波流转。唱腔里有抑扬、顿挫、断连,眼波里有起伏、聚散、歌哭,像川端康成笔下的雨:“有的雨点从车窗的一端流到另一端。流着流着,短暂停住,接着又流动起来。流流停停,停停流流,显得很有节奏。一滴滴水点,后面的赶超前面的,上面的低低地落到下面,画出一道道交错的线。”

这一道道交错的线,也像米芾写字。一支笔迅捷走过,提按转折顿挫,随心挥洒,书尽喜怒窘穷。米芾好石,拜石



青龙镇的次元时代(油画) 王煜宏

貌焕新颜”的深沉意蕴,彰显北京作为“双奥之城”中国形象的叙事:很中国,很世界;很古老,很现代。面对美丽的自然景观与奥运舞台体育健儿青春活力“双突出”的现实题材画作,很难用传统的绘画技法来显现,必须采用速写和透视以及水墨渲染等手法融合完成,依靠虚实不一、色泽调和、空间切割、墨

笔墨深情寄冬奥

汪家芳

块勾勒以及线条干枯等不同的处理技法,融山水画与人物画法于一体,尽力演绎接地气的绘画创作状态,展现北京冬奥会绿色、低碳、环保、智能化高科技的现代光影,以及全球共通的体育语言、体育精神,描绘中国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践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为创作《冰雪耀冬奥》大型水墨画,我曾多次前往北京首钢地块等现场实地写生,酝酿题材与画面。去年秋冬时期,北京冬奥会主要竞技场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之

时,我又专门驱车前往现场取景写生,感受壮观景象与雄伟气氛。建设者那种忘我工作的奋斗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旧貌换新颜”体现了中国速度与中国经济精神。

清晰记得,是在2008年北京举办的夏季奥运会期间,有感于伟大祖国的崛起与强大,首次在家门口举办盛大的世界体育赛事,我心中燃起了旺盛的创作欲望,接连画了一组包括写生小品以及人物与山水合一等大尺幅在内的多形式绘画。14年之后,奥林匹克圣火再次在中国燃起,北京成为世界首个“双奥之城”,我胸中的豪情再次被点燃,心想着一定要创作更突显伟大祖国强盛的绘画作品,彰显我对祖国最真挚深沉的热爱。所谓“意在笔先”,就是我用我的画笔,深情描述祖国改革开放后呈现的壮丽景观,尽情演绎奥林匹克运动会承载着人类和平、团结、进步的美好追求,为全世界人民团结合作,“一起向

未来”,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这些年冰雪运动飞速发展,十分不易。头为“石丈”。据说晚年得了一块灵璧石,欣喜若狂,连着三天夜夜抱石而眠,兴奋地写道:“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雷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宝晋山前轩书。”《研山铭》乃性情之书,一扫《蜀素帖》的刻意。大笔纵横,跌宕多姿,如细雨如豪雨,飘飘忽忽,又厚实沉着,像余叔岩的嗓子,有绵绵之力,有沧桑的甜美,北京人说法叫“挂味儿”。张学良说:“余三爷就是那种能给人视听之娱的高手儿!那种匠气十足的演员,就好像皮匠纳鞋,只会一味傻叫的伺候人,我不爱看!”

喝滇红,竟也喝出了上述味道。春天喝滇红,如看花灯戏;夏天喝滇红,如读《研山铭》;秋天喝滇红,如聆秋雨叮咚;冬天喝滇红,如听余叔岩、吃冻柿子。在红茶家族里,我也爱祁红。拿祁红和滇红比,祁红纤巧雅致,滇红宽袍大袖。祁红香正襟危坐,滇红香野趣横生。祁红是早春,是燕子怯生生剪开春水,是一枝红杏出墙来,如小津安二郎一段文字:“残落的樱花有如布碎,清酒带着黄连的苦味”。滇红是春色满园关不住,是“春雨、春雨,染出春光无数”,是大片蔷薇蔓生,长长枝条婆娑起舞,几百朵花团团簇拥,如少女着花色灿烂曳地长裙。

冬月,窗外有雪,我临曹全碑时泡祁红,写石门颂则饮滇红。那天,用石门颂笔意写俞曲园“浩浩荡荡,数平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写完,不小心把茶洒了,茶渍落在宣纸上,淡红有果香,像一枚圆圆的闲章。曲园的腊梅开了。

友人介绍,浦东新区临港的滴水湖值得一游,它在上海本地人热门旅游景点排行榜上排名靠前。我和老伴来了游兴,正好现在非必要不离沪,上海的好去处不容错过,实地感受这个打卡热点的盛名。一日游罢,果然名不虚传,意犹未尽,不禁要为之点赞:它就像镶嵌在临港的一颗明珠,熠熠生辉。作为旅游景点,滴水湖有着“以水传情、有动有静、功能众多”的特点。

那天,我们走出轻轨站,拾几十级台阶而上就来到了“滴水湖1号码头”。这里有快艇和观光游船等游玩项目,还出租

自行车和电动车等交通工具。我们选了观光游船,急切地想享受滴水湖的碧波情意。据介绍,滴水湖是一个人工湖,面积556万平方米,与杭州西湖相仿。湖中有三个岛屿,北岛为娱乐园区,西岛是旅游住宿区,南岛有专业游艇俱乐部等。游船缓缓前行,我们站在船头上,迎着略带水汽的微风,沐浴在温煦的阳光下,呼吸着清新带甜的空气,听到低飞鸟鸟的鸣叫,看着成群水鸭在船旁戏水,还有远处的白帆船点,竟然好像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顿时感到神清气爽、心旷神怡,舟车劳顿已荡然无存。这么宽阔美丽的水域供人畅游享受,这样似西湖般的清涟给人柔情蜜意。滴水湖以水传情,不止让人感受到了白居易诗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中的某种意境,还展现了临港地区发展的美好图景,更透视出人们享受美好生活的点滴缩影。就连“滴水湖”这个名字,莫不也传递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寓意?在遐想中,半个小时的观光游匆匆结束。随后我们沿着宽阔的环湖步道信步漫行,欣赏着周围的一切。眺望湖中远处,伫立在湖水水面上的金属环——或是滴水湖的标志——在闪闪发光。看步道右边,不仅有小型花园绿地,还新建了许多服务摊点和小型艺术展馆,更令人欣喜的是,增添了许多形态不一的各种雕塑,意趣盎然。

滴水湖景点有静有

小时候,记得有一年过年前夕,从天台来的亲戚带来了一只活的母鸡。那时候,每家每户到过年总是要杀鸡宰鹅的。但我家里没人会杀鸡,所以就把鸡先关在阳台上的纸盒子里过了夜。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阳台上,外婆已经抓了一把米在喂鸡了。我在旁边悄悄打量起这只母鸡:虽然它长得没有大公鸡威武,头顶上的鸡冠也不大,但鸡的头部和项羽边缘橘红和土黄色间隔的羽毛紧密而整齐地贴在身上,颈部挺立,尾羽高翘,好一只清秀的芦花鸡。只见它一边啄米一边不时地歪着脑袋,侧着耳朵听着动静,一对滴溜圆的褐色的小眼睛机警地望着我。当天,我试了好几次想接近它,它都很快逃走了。

第三天,天刚刚有点亮,我赶在外婆之前去米缸里抓了一把米,放在一个搪瓷碗里,悄悄走到阳台上,放到鸡窝旁边。那母鸡把头和脖子钻进翅膀里还在睡觉。听到声响探出头来。我不敢碰它,便轻轻说:“母鸡,起来吃米。”它张开翅膀伸了个懒腰,跳出盒子来啄米了。我想摸它的背,它让开了。外婆看到笑了,说:去切点青菜叶子给鸡吃。大年三十,因为我的坚持,这只母鸡没有成为年夜饭中的桌上菜肴,反而过年期间有吃有喝的被养得肥肥的。

过完年,我们成了好朋友。我自说自话地把草编的饭篮子拿去给芦花鸡做了鸡窝,并给芦花鸡取名叫“花花”。我终于可以抱着它仔仔细细欣赏它美丽的羽毛。它翅膀里的柔毛非常细软,手捂在里面好暖和。早晨,“花花”会跟着我出去挖蚯蚓,抓小虫。它的两只爪子像小爬犁似的,在我挖开的土里刨来刨去,用又尖又硬的嘴在泥里啄几下,不一会儿就看到它衔出一条蚯蚓来。蚯蚓在它的嘴上扭来扭去挣扎着,只见它头一甩嘴一张,三吞两咽的蚯蚓便成了它的腹中餐。小虫更是“花花”喜欢的食物。我刚剪开一个小孔,它就迫不及待地叼走啄出来吃了。那时候几乎没有人遛狗,而我经常在遛鸡。

“花花”从来不把粪拉在鸡窝里。但有一次它吃坏了肚子,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趴在那里,可把我急坏了。问了阿姨,阿姨说:可以试着拿土霉素用水化开后捏住鸡的嘴巴喂它喝下去。“花花”从来没受过这般待遇,拼命抵抗,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药慢慢灌了下去,但效果还是明显的,“花花”趴了两天后病居然好了。我后面又跟随着一条“小尾巴”了。

五月份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来,听到“花花”在“咯咯哒,咯咯哒”地叫。我到阳台上看到“花花”神气活现地站在鸡窝边沿上高声叫着,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布它的丰功伟绩。外婆说:“去鸡窝里看看,是不是鸡下蛋了。”果然,我看到鸡窝里有一个鸡蛋,捡出来还暖暖的。我把鸡蛋交给外婆,外婆说,“快去抓把米喂它吧。”外婆找了一个竹篮子把鸡蛋存里面,还说,这个鸡下的蛋还蛮大的呢。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花花”每天都会生一个蛋,我每次在鸡蛋上记好日期。爸爸说,鸡吃了黄蚬肉下下的蛋营养会更好。我就用黄蚬煮熟后挑给“花花”吃。它吃得好好,也越来越红润了。

到8月份时,街道里来宣传,社区里不能养家禽了。一时间好几家都把鸡杀了。外婆也与我说了两次。那时候我还小,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坚决不同意杀鸡。除了上学做功课,我就一直抱着“花花”。“花花”似乎也感觉到什么,只要我在家它就跟着我。终于有一天我回到家,看到阿姨手中已退了毛的鸡。我哭着从阿姨手里抢过鸡,抱到房间里锁上门,在里面哭喊着:“谁也不许吃。”……

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卫生要求不断提高,城市里已经许多年不允许养家禽了。现在的小孩子也不再有我们当年的经历。但儿童时代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我还能清楚地记起“花花”当初的样子,和小时候那段特别的时光。

滴水湖景点有静有

小时候,记得有一年过年前夕,从天台来的亲戚带来了一只活的母鸡。那时候,每家每户到过年总是要杀鸡宰鹅的。但我家里没人会杀鸡,所以就把鸡先关在阳台上的纸盒子里过了夜。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阳台上,外婆已经抓了一把米在喂鸡了。我在旁边悄悄打量起这只母鸡:虽然它长得没有大公鸡威武,头顶上的鸡冠也不大,但鸡的头部和项羽边缘橘红和土黄色间隔的羽毛紧密而整齐地贴在身上,颈部挺立,尾羽高翘,好一只清秀的芦花鸡。只见它一边啄米一边不时地歪着脑袋,侧着耳朵听着动静,一对滴溜圆的褐色的小眼睛机警地望着我。当天,我试了好几次想接近它,它都很快逃走了。

第三天,天刚刚有点亮,我赶在外婆之前去米缸里抓了一把米,放在一个搪瓷碗里,悄悄走到阳台上,放到鸡窝旁边。那母鸡把头和脖子钻进翅膀里还在睡觉。听到声响探出头来。我不敢碰它,便轻轻说:“母鸡,起来吃米。”它张开翅膀伸了个懒腰,跳出盒子来啄米了。我想摸它的背,它让开了。外婆看到笑了,说:去切点青菜叶子给鸡吃。大年三十,因为我的坚持,这只母鸡没有成为年夜饭中的桌上菜肴,反而过年期间有吃有喝的被养得肥肥的。

过完年,我们成了好朋友。我自说自话地把草编的饭篮子拿去给芦花鸡做了鸡窝,并给芦花鸡取名叫“花花”。我终于可以抱着它仔仔细细欣赏它美丽的羽毛。它翅膀里的柔毛非常细软,手捂在里面好暖和。早晨,“花花”会跟着我出去挖蚯蚓,抓小虫。它的两只爪子像小爬犁似的,在我挖开的土里刨来刨去,用又尖又硬的嘴在泥里啄几下,不一会儿就看到它衔出一条蚯蚓来。蚯蚓在它的嘴上扭来扭去挣扎着,只见它头一甩嘴一张,三吞两咽的蚯蚓便成了它的腹中餐。小虫更是“花花”喜欢的食物。我刚剪开一个小孔,它就迫不及待地叼走啄出来吃了。那时候几乎没有人遛狗,而我经常在遛鸡。

“花花”从来不把粪拉在鸡窝里。但有一次它吃坏了肚子,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趴在那里,可把我急坏了。问了阿姨,阿姨说:可以试着拿土霉素用水化开后捏住鸡的嘴巴喂它喝下去。“花花”从来没受过这般待遇,拼命抵抗,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药慢慢灌了下去,但效果还是明显的,“花花”趴了两天后病居然好了。我后面又跟随着一条“小尾巴”了。

五月份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来,听到“花花”在“咯咯哒,咯咯哒”地叫。我到阳台上看到“花花”神气活现地站在鸡窝边沿上高声叫着,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布它的丰功伟绩。外婆说:“去鸡窝里看看,是不是鸡下蛋了。”果然,我看到鸡窝里有一个鸡蛋,捡出来还暖暖的。我把鸡蛋交给外婆,外婆说,“快去抓把米喂它吧。”外婆找了一个竹篮子把鸡蛋存里面,还说,这个鸡下的蛋还蛮大的呢。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花花”每天都会生一个蛋,我每次在鸡蛋上记好日期。爸爸说,鸡吃了黄蚬肉下下的蛋营养会更好。我就用黄蚬煮熟后挑给“花花”吃。它吃得好好,也越来越红润了。

到8月份时,街道里来宣传,社区里不能养家禽了。一时间好几家都把鸡杀了。外婆也与我说了两次。那时候我还小,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坚决不同意杀鸡。除了上学做功课,我就一直抱着“花花”。“花花”似乎也感觉到什么,只要我在家它就跟着我。终于有一天我回到家,看到阿姨手中已退了毛的鸡。我哭着从阿姨手里抢过鸡,抱到房间里锁上门,在里面哭喊着:“谁也不许吃。”……

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卫生要求不断提高,城市里已经许多年不允许养家禽了。现在的小孩子也不再有我们当年的经历。但儿童时代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我还能清楚地记起“花花”当初的样子,和小时候那段特别的时光。

滴水湖景点有静有

